

窗口怪人
第2話
我們當中有個是冒充的

1961 年:尤里·加加林 *Yuri Gagarin* 成為第一個被送去太空的人類。

1969: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

1995:第一輛火星車被送往火星。

2011 年:發現了太陽系外第一顆宜居行星 *Kepler 22b*。

2021:藍色起源計劃 *NS-16* 啟動。

2027 年 6 月:藍色起源 *NS-20*, 第一個將平民帶入太空的項目啟動。

2027 暑假最後一天, 香港樹仁大學宿舍:

現是在Alex找到 *Sapient Sabre* 之後的一兩天。這幾天, 他被介紹到廚房和離我們大學十分鐘腳程的超市。他大部分時間仍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 但偶爾會呼吸一些新鮮空氣。這是就我的室友。當八月的最後一個日落落到西山後面時, 門外又送來了一位室友。讀卡器發出相當響亮的“嗶”聲, 門打開了。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沉重的面罩。不是粉灰相間的面罩。這是一個金屬呼吸器, 兩邊各有兩根細塑料管, 與他背上的圓形銀箱相連。他是一個非常苗條的人。不是瘦, 苗條。胳膊和腿都很長, 但看起來並不虛弱。他不是赤裸上身, 但他的運動褲上方的棕色長 T 卹讓他看起來像這樣。如果他的皮膚不是蒼白的話, 真的會令人覺得他赤着上身。他屏住呼吸除下面罩, 露出尖尖的臉頰、大眼睛和小鼻子。很快他的臉色就變得蒼白起來, 又開始戴上呼吸器。我站起來, 走到他身邊, 伸出一隻手,

“Jonathan Wills。”

他抓住我的手, 說 “Tataraka”。

“你名字叫什麼?” Alex站起來問他。

“應該是‘你叫什麼名字’，你把疑問詞放在賓語之後，”他糾正Alex。

他還出示了一張卡片。很像學生證。右下角寫著“Tataraka”，中間有數字。阿拉伯數字，但以直線勾畫。“80667”。8是兩個正方形疊在一起，中間對稱。0是一個長方形。6是一個向下的直角三角形，頂部有一條線。7是7。

“我們叫你Tataraka可以嗎？還是你有一個更方便的名字？”我問他。

他只是把卡片留在了我的手中，然後沖向窗戶，將它們一一關上。

“對不起，我必須這樣做。我無法忍受這裡的高含量氧氣，”他解釋道。他輕敲讀卡器打開空調。我忘了樹仁是在寶馬山旁邊，基本上是一片森林，所以氧氣含量很高。但是誰會討厭氧氣呢？

我看著他的卡片，然後說，

“80667……嗯……我們叫你Bobby怎麼樣？”

“Bobby。我喜歡這個名字。Bobby。”

所以他是Bobby，臉色蒼白的Bobby。

晚上，有人敲門。由於Bobby的床在離門最近，他打開了門。是Meander。

“喲Meander，”我正在看我的書，“這是Bobby。Bobby，這是Meander婉婷。”

“Meander您好，”Bobby打招呼。

“收音機怎麼了？”Meander注意到在背景低聲播放的收音機。

“收音機？收音機讓我很舒服，”Bobby回答她。

“幸運的是，聲音可能不足以打擾我們睡覺。”我說。

“這不是我的問題，”Alex說，“我的耳朵可以自動靜音。”

“這就是我打電話的時候你不回我的原因嗎？”我逗弄說。

“等等，”Bobby問，“你說‘我們’和‘睡覺’是什麼意思？”

“哦， Meander要在這裡過夜。”我解釋。

“我不介意Meander在這裡過夜，” Alex說。

“Bobby，我可以在這裡過夜嗎？”婉婷乞求。

“我會在第一個晚上看看情況如何，” Bobby的意思是可以。

於是，婉婷在這裡過夜。窗戶是關著的，但空調是開著的。我們仍然可以呼吸，所以我們並不介意。Bobby的收音機在黑暗的寂靜中相當響亮。但我們設法讓自己因疲倦而入睡。

第二天上完第一節課後，我和Alex回到了我們的房間。週三上必修課生態與文學堂 Ecology Studies in Cultural Context，我們已經被分到了同一組。當我們打開門時，有一股強烈的刺激植物氣味。房間裡放滿了綠色的草本植物，確切地說是芫茜。我知道有些人對這種蔬菜上癮，在他們的飯菜中加入一比一的份量。我正好相反。對於我來說這些是從地獄裡長出來的草，散發著可怕的氣味，只是為了中和地獄裡的硫礦。我愛薰衣草。我愛薄荷。我愛 Rosemary。所有的香草。我討厭芫茜。從Alex震驚的眼神和摑住的鼻子來看，我猜我們是站在同一線的。房間裡不完全是裝滿了芫茜，只幾個可見的角落有，這足以讓我們感到噁心。

“這些是什麼鬼？”我問Bobby。

“我不知道，” Bobby回答，“我在廚房垃圾箱旁邊的一個大袋子裡找到了這些。”

“等等，你喜歡一種你不知道名字的植物？”Alex評論道。

“它們讓我想起了家，”他拿起一批，聞了聞。

“好吧，如果我們住在一起，我們需要一些規則。”我憤怒地說道。

“首先，”我走到我的書桌前，抓起一把芫茜，“把你自己的東西放在你自己的桌子上，尤其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我同意那個，” Alex從他床邊拿走了一些。

“我知道了。”Bobby看起來不開心。

“我不想讓你難過，”我試圖安慰Bobby，“我不介意你把芫茜放在自己的地方，但我希望你把這些小寶寶留給自己。”

“為什麼這些是小寶寶”“這些是小寶寶，為什麼？”我的室友同時問。
說真的，我並不驚訝Alex不會隱喻，但Bobby？

“嗯……嗯……是的，這些不是小寶寶。我只是指這些芫茜，你可以把它們當作好東西，”我向他們解釋道。“我要說的是，把這些東西放在你自己的地方。”
當Bobby在我們桌子上和窗邊撿走草時，他同意我們的規則。

星期四，我們有科幻課 Science Fiction in Films and Literature，由 Mike Resnick 教授教。在完成檢視課程大綱和分組後，Resnick教授意識到他有時間教書。
“我們從Slusser的文章中了解到，科幻小說是連接科學與幻想之間的真正橋樑。每個時代，人類都有新的科學發現或新技術，而文學作品捕捉到了這些技術科學的潛力及展示對科技的幻想。所以，我們還有大約三十分鐘的時間。充足的時間。我們先來談談首兩週的主題，太空旅行，怎麼樣？等等，讓我試著打開一個文件。所以，這就是電影 2001：太空漫遊。看看能不能打開PPT播放一些片段。”

“所以，我們這裡有電影的截圖。我假設你們都看過這部電影，那是 1960 年代的一部著名電影。好吧，你沒那麼老。電影剛上映時，我很激動。無論如何，電影的中心是黑巨石。這個黑色長方形的東西就是黑巨石。請注意，每當人類達到進化里程碑時，它就會出現。當猿開始使用骨骼作為工具時，它出現在第一個場景中。它出現在人類開始太空旅行時。它在主角成為星童時出現。想想這意味著什麼。哦，為什麼許多電影和著作都喜歡寫太空？有什麼猜測嗎？”

“嗯，因為太空是我們最陌生的領域？”我建議。

“對。你是？”

“Jonathan Wills。”

“好Jonathan。現在還有另一個原因。太空旅行需要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技術。也是科技實力的體現。誰能將人類送上太空，誰就是實力代表。這就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後獲得權力的方式。太空，從任何意義上來說，一直是最後的邊界。下週當我們回來時，我們將看看Arthur Clarke的故事“The Sentinel”。第3週，我們將觀看電影第三類接觸。第4週，我們將通過故事‘Out of All Them Bright Stars’和‘The Women Men Don't See’來討論外星人和女權主義。這對第一節課來說已經足夠了。下課。”

下課時，已是下午530點。我決定先洗個澡。我帶著裝著新衣服、毛巾、洗髮水和肥皂的水桶去廁所。宿舍有兩個帶浴室的廁所，一個靠近廚房。我們樹仁的室友叫那魚尾。另一個更靠近電梯和我們的房間。我們稱之為魚頭。我通過聽室友咒罵“Hey 魚頭的 Ching，關上他媽的門時要輕力”來了解到這一點。在魚頭廁所，入口旁邊有一個殘疾人專用廁所。不僅更大，我可以坐在那裡，水溫更穩定。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樹仁的水溫一直不穩定？要麼是沸騰的煉獄，要麼是冰凍的地獄，很少介於兩者之間。聰明的人都知道讓水流一會兒，直到溫度舒服為止，但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最佳溫度最多只能維持一兩分鐘。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能忍受炎熱或寒冷。在試水之前，我已經放棄並赤身裸體。水流出微溫，我藉此機會弄濕自己，關掉水，然後用洗髮水和肥皂擦自己。我再次打開水，儘管校向冷側，但很快水就變得沸騰了。一定是下午的陽光把水箱裡的水煮沸了，我速度不夠快，躲不開。我站在那裡，全身都是氣泡，等待它冷卻下來。一旦水變涼，我就無法忍受並離開淋浴間。我迅速用毛巾擦乾自己，穿上衣服。我在電梯廳旁邊的電視廳裡使用風筒。我討厭在宿舍洗澡。

當我回到房間時，Alex也帶著濕漉漉的頭髮走進來，戴著耳塞。

“你去洗澡了？”我問了一個明顯的問題。

“是的，我去洗澡了。”

“我以為水會損壞你的電子大腦。”

他摘下耳塞，“這些會堵水。我只是在開玩笑，”他繼續說道，“水不會損壞機械人。我戴這些是為了避免聽到人們在淋浴時唱歌。”

我笑道：“真的嗎？有時間可以借我一用嗎？”

“我是認真的。”他用我借給他的風筒吹頭髮。

然後他突然在空調房裡看起來很不舒服。

“窗戶是關著的。為什麼？”他抱怨。

“我也有這種感覺。氧氣含量一定很低。”然後我轉向Bobby，“你能打開窗戶嗎？”

“我有能力打開窗戶，”Bobby回答說，沒有看我們，“但我不想。這對我來說很舒服。”

“拜託，你能打開窗戶？”Alex懇求。

“不。”

我嘆了口氣，“幸好AC是開著的。AC是空調的意思。你真的不想打開一些窗戶嗎？”

我叫喚Bobby。

“不。”他說。

“我有內置空氣過濾器。我不介意這樣，”Alex說。

“我不。”我呻吟著。“反正我要離開這裡了。我必須與Meander會面。男子們待會兒見。”

所以我在六點離開房間，然後盡快趕往Meander工作的電台。

我遲了一點。但我正好趕上節目倒數計時。婉婷在一個名為“人民”的電台廣播中兼職。

他們的工作室位於維多利亞港海旁。

監製注意到之前的節目剛剛結束。她轉向員工，倒數計時。五...四...三...二...一...節目開始。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這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太空，是人類最後的疆界。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向太空輸送精英和先進技術。然而，自從億萬富翁們開始通過藍色起源計劃進入太空以來，一切似乎都在發生變化。從那時起，Space X 等太空旅行就由我們社會的高層人士資助。今天，我們有 Jeff Bezos 的兒子普雷斯頓·貝佐斯 Preston Bezos 先生與我們在一起，就是 Blue Origin NS-21 計劃的主要贊助人。歡迎貝佐斯先生。”

“謝謝你邀請。我不比你大，所以請叫我 Preston。”

“當然。那麼 Preston，你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藍色起源 NS-21 的詳情嗎？”

“嗯，Meander，太空旅行以往僅限於當選的宇航員或訓練有素的人。近年擴展到富豪。但是有了 NS-21，事情就會發生變化。Blue Origin NS-21 將是第一個向公眾開放的太空旅行。換句話說，太空不僅向 Neil Armstrong 或 Elon Musk 開放，還向社會中的中上階層開放。它可能會向公眾開放一系列太空體驗，當然包括太空行走。”

“有趣的概念。但為什麼決定資助這個項目呢？是什麼促使你投入資金？”

“第一，我們有資金。這是所有富豪都願意進行的投資。第二個原因比較個人。幾年前，我的父親 Jeff Bezos 參加了 Blue Origin NS-16，去了太空並返回。兩年後，他決定全家去太空旅行。而且他做到了！Blue Origin NS-18u 是一次絕妙的體驗。我媽媽是小說家。她對太空旅行的想法特別興奮。從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起，去太空、遇見外星人，這些都是我媽媽告訴我的睡前故事。與此同時，我受到了《星球大戰》和《星際迷航》等太空電影的啟發。我夢想去太空。因此，在旅程的最後，當我們回到地球時，工程師們迅速推銷了他們的下一個計

劃。另外，我知道我的一些科學家朋友一直在研究宇宙飛船以實現更好的太空旅行，我很興奮。父親也同意我的看法，因此資助了這個項目。”

“我懂了。但有了 Blue Origin NS-21，太空旅行似乎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您認為太空旅遊的未來是怎樣的呢？”

“就像我說的， Meander，我們將其平民化，普及化。太空旅行以往是由國家或億萬富翁精心策劃的。有了這個項目，太空旅行將不再是只有富人才能負擔得起的，而且中產階級也能負擔得起。入場費將大幅下降。如果成功，下一個項目是 Blue Origin NS-22。NS-22 會走得更遠。以前，只有身體健康的人才能進行太空旅行。有了 NS-22，任何人，老人和嬰兒都可以前往太空。這就是未來太空旅行的樣子。”

“我很興奮。哦，在我忘記之前，提提我們的觀眾。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The People 2027 單字全小寫給我們留言。我們等您喲。回到我們的話題。你說要平民化太空旅行，但如何實現呢？我的意思是，你知道這筆資金將如何使用嗎？”

“簡單回答，開發技術。太空旅行很昂貴，因為它需要在穿越地球大氣層時確保安全。這意味著太空船有足夠的燃料和堅固的船體。這些都是困難的任務，受他們所處時代的技術限制。現在隨著越來越多的科學發現，利用納米燃料、微材料，甚至隱含地球以外的暗物質，只需要研發合適的燃料和合適的船體就可以令太空旅行像坐飛機旅行一樣安全。我正在資助研發，很高興資助一艘可以將每個人的太空旅行風險降至最低的宇宙飛船。此外，我剛剛從我的研究團隊那裡聽說，他們開發了一種從太空中提取的高效且持久的燃料。每天，我們都有新的發現推動我們前進。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我們終於可以讓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太空旅行。”

“我好期待。既然你在談論太空旅行，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我們理解的太空旅行只是，把你綁在一個座位上，把你送到地球之外，讓你感到失重，然後把你送回去。那豈不是讓去太空旅行……太平淡太被高估了？”

“去喜馬拉雅山或在馬里亞納海溝潛水也是啊！好吧，你的說法是輕描淡寫。想想有多少人可以飛越地球。重要的不僅僅是事件，而是地點。太空，是人類最危險的地方。走向它，即使是在金屬船體中，也是一個突破。太空旅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僅僅是因為它是人類進化中最好的技術。經歷過它的人會說它值十億。想像一下，當我們第一次將技術發送到太空時，一定有人在抬頭，說‘這簡直是天外之物’，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現在，我們有觀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Eel on Musket問‘去太空旅行的估計費用是多少？’是的，需要回答。Preston？”

“我喜歡成本這個詞，因為如果我們贊助它，入場券會少得多。我會說一百萬美元。它已經比上一個項目少了很多倍。但我想在這裡說清楚，這已經包括稅費、服務費和保險了。”

“所以，我能想像這個價格和乘坐世界上最好的頭等艙差不多嗎？”

“由於我們的目標是為平民提供這種服務，我們希望通過所有資金和技術來降低成本。NS-21 只是第一步。是的，它使太空旅行價格與一流的飛機旅程差不多。但我們的目標是讓它只花費一千。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讓太空旅行的成本像火車旅行一樣。”

“哇，我希望我能活夠久看到那一天。下一個問題，我們有來自 Ben Tan 的問題，‘公眾參與太空旅行有風險嗎？’”

“死亡。我必須誠實。當我提到開發宇宙飛船船體安全地將人類送回地球時，這種技術仍在開發中。配額將向公眾開放，但被選中的人必須經過數月的嚴格訓練才能生理上承受太空旅行的壓力。萬一您在旅途中死亡，我們需要保險。這也是成本的一部分。”

“正確的。Michael Resnick問道，‘現在普通人可以去太空，甚至可以去其他星球，你如何看待外星人？’這讓我感到害怕。Preston？”

“坦率地說，跨星球旅行還沒有在我的名單上。但這是我在業餘時間想像的事情。如果我們可以去太空旅行，我們將如何面對外星人？我個人還沒有遇到過。但是你想一想，我們

就是外星人！你知道，旅遊就像，你去一個對你來說陌生的國家，並認為每個人都是外國人，但你才是那裡的外國人！這就是太空旅遊的感覺。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另一個星球的生命。”

“最後一個問題。Stephen Berg 問‘人類準備好與外星人接觸了嗎？’哦，不，我也想知道！Preston？”

“這也讓我感興趣。既然我資助了它，我想看到外星人是一個驚喜。現在，外星人可能與我們共享不同的技術和語言。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登陸其他星球的技術。因此，我不打算見。不過見到一個會很令人興奮。”

“這對外星人來說是一種非常開放的態度。我希望聽到更多。但節目結束了。感謝您的參與Preston。”

“萬分榮幸。”

“感謝觀眾參與。感謝您收聽“人民”。這是您的主持人 Meander Lee，下次見。”

“你為什麼不問我更多關於外星人的事情？”Bezos先生抱怨著說：“我一直夢想著外星人！”

“也許一天，如果您真的想分享，我們可以安排另一次採訪。”Meander回答。

“不管怎樣，我要走了，”Preston說，“我很快就要開會了。”

“但-但-但只有一件事，”他停了下來，“我們的研究小組幾天前檢測到一件有機物掉到地球上。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Preston先生，如果您需要更多採訪，那請與我們的監製聯絡。我男朋友來找我了。”

“有機物掉在哪裡？”我不等Meander介紹就說，“為什麼沒有媒體報導呢？”

“寶馬山。這是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Bezos先生說完就離開。

當我們回到宿舍時，窗戶緊閉，沒有空調。芫茜的味道變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汗味和鐵鏽味。婉婷似乎不喜歡它，她說，

“嗯，我們需要一些新鮮空氣。”

兩個男孩都看著她，沒有人知道她的意思。

“她的意思是，”我解釋道，“有人能打開窗戶嗎？但是Meander，我試過了，Bobby不會打開窗戶。你可以試試看。”

於是，Meander試著問：“Bobby，我可以打開幾扇窗戶嗎？”

“當然，你有能力打開窗戶。你有手。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問我，”Bobby沒有批準。正如我所料。

“那麼，”她繼續說，“我可以請你為我們打開窗戶嗎？”
我以為Bobby會拒絕。

Bobby嘆了口氣。“當然！”他站了起來。

嗯，這是出乎意料的。他不情願地走到窗前，打開了其中的兩個。但不久之後，他跑到窗戶前把它關上。

“我需要它，”他聲稱，“我需要關上窗戶。”
“喫拜托了！”我站起來，很沮喪憤怒。Meander攔住了我，她轉向Bobby，“你真的堅持讓窗戶關上嗎？”他點點頭。

“好吧，那我就打開空調，”Meander建議，“我要去洗澡了。”

“你為什麼要聽Meander？”當她不在時，我問他：“你從不聽我的。”

“我尊重女性。事實上，女性提供人口。我聽她們的。事實證明這很困難。”

“你真的需要喘口氣，”Alex問道，“或者你只是對窗戶很固執？”

“這讓我很舒服。”

我想多說話，但既然他們願意打開空調，我沒問題，準備睡覺了。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是Meander、Athena 卓慧、Zedekiah 義勇我一起吃飯的晚上。

Zedekiah 和我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室友。我們很久以前就開始了週五飯聚這個傳統。今晚，我做東。通常我們會買一些食物，女孩做飯，然後男孩洗碗。但我收到媽媽的通知，我們不需要這樣做。

“媽，”等我們都坐好，飯桌奇怪地對著電視，我問媽媽，“今天為什麼要叫外賣？”

“Sam，你搞完電視了嗎？”媽媽正在呼喚正在將 hdmi 線插入電視的爸爸，“仔，我們正在和你弟弟吃飯。我不想讓他吃醋。”

“伯母別擔心，”Athena 說，“只要有吃的，我就可以了。”

“Zed，”她拍了拍已經在吃飯的男朋友，“你不能等我們嗎？”

最後我們把電視和電腦連接起來，我的兄弟 Joshua 被投影了。

“壯武，媽媽想你了！”我媽媽在電視上撓撓。

“嗨，媽。嗨，大家好。你在那裡吃什麼？”

“調味垃圾！”我把我的一盒東西給他看。

“好吧，”Meander 評論道，“你哥是對的。”她在油油鹹鹹的麵條裡舞着叉子。

“至少你們有食物啊！”Joshua 抱怨道。

“那邊的飯菜怎麼樣，吃得飽嗎？”媽媽問他。

Joshua 級我們看了一盤紅色的東西，然後抱怨道：“辣的，一切都很辣。”

“你在四川呀仔，”我父親咀嚼著說，“你期望什麼。”

“壯武，”Athena 建議，“你可以試試牛奶，它們會抵消辣味。”

“是的，我知道。但牛奶在這裡很少見。”他抱怨道，“我不知道，感覺就像另一個星球。”

我住在山上，在河邊洗衣服，每週買一次食物。我在這裡感覺自己像個外星人。”

“媽媽可以給你郵寄一些奶粉！”

“嗯，至少他們不會到處放芫茜。”我開玩笑。

“你室友種芫茜？”我哥哥問：“我以為Zedekiah討厭植物。”

“我不是你哥哥今年的室友。”Zedekiah說。“對了，你還沒有告訴我另一個室友的事。”

“Bobby？或者不管他叫什麼。”我戳着豬排，“他到處放芫茜，我們睡覺的時候他打開收音機，他關上窗戶。”

“我相信他確實需要關上窗戶，”Meander說，“但我不喜歡不通風的房間。我很嫉妒你壯武。四川一定有很多新鮮空氣。”

“是啊，那就用辣椒來換吧。”Joshua說。

“別擔心，孩子，”媽媽說，“我會想辦法解決辣味的。”

剩下的晚餐主要是母親和弟弟之間的談話。是的，網上晚飯可能會很尷尬。然而他讓我思考。像外星人一樣生活？如果事情反過來，外星人已經在我們不注意的情況下和我們一起同住了。他們的習慣會與我們不同嗎？

星期六晚上，我們有我們的教會團契聚會。今晚的主題是由Zedekiah主持的電影分享。我們要去看電影普羅米修斯。在他告訴我之前，我不知道他在分享什麼。

“普羅米修斯？那一部電影開場有一個巨人喝奇怪的東西然後溶解成細胞那部？”我叫道。

“是的。”Zedekiah正在點擊電影。

“那個女主角開門，看到一個老頭，用奇怪的語氣說‘父親’？”

“是的。”

“有女人把她的肚切開並密封起來的場景？”

“是的。”

“有個頭在地上說話的長劇情？”

“是的。”

“哦。沒看過。”

“你玩真的？”

電影結束後，Zedekiah點擊他的PPT並開始討論。

“所以，”他開始說，“請隨意分享。這真的是一部很震撼的電影。至少對我來說。只是我的感受，這是我第一次懷疑我的宗教信仰，問我媽媽‘那是上帝嗎？’和‘他為什麼要摧毀我們’。無論如何，這部電影暗示世界可能起源於外星人。那麼我們基督徒如何看外星人呢？”

“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問題，”Sara說，“聖經中沒有關於外星人的記錄！我的意思是，人類只有在探索太空時才開始想像外星人。聖經中從來沒有這樣的指導方針或參考資料。”

“的確如此，但我會很高興見到一個。”Peter建議。“畢竟，我很確定上帝不只創造一個世界。一定有外星人，只是我們實際上不知道是怎麼的。”

Joseph循着Peter的想法說，“他們甚至可能和我們共享同一個上帝。也許這是亞當和夏娃不吃禁果的另一個時間線。我真的很好奇。”

“啊，但如果，”Zedekiah問，“如果我們的上帝是外星人怎麼辦？這會改變我們的信仰嗎？”

“你知道嗎，”Athena說，“這就是孩子們問我的問題。每當我告訴他們上帝創造了一切，他們就會問‘上帝也創造了外星人嗎’。”

“從技術上講，我們的上帝是一個外星人，”Tim回答說，“我們有時稱外星人為ET，意思是ExtraTerrestrial beings，地球以外生物。既然上帝創造了世界，他一定在我們的世界之外。”

“不，我很難相信，” Edmund說，“至少不像電影所描繪的那樣。電影只是想像。”

“我實際上同意Tim的觀點，” Athena說，“上帝的概念可以是文化投射。我們有宗教，因為我們是人，我們從人本角度看事情。從技術上講，他是外星人，所以？”

“現在我可以問第三個問題了。在電影中，女科學家是一名基督徒。事情發生後，她似乎仍然相信。所以探索太空會與宗教衝突嗎？”

Zedekiah的問題讓我們保持沉默。

“我認為我們首先需要知道探索太空可能與宗教有什麼衝突，”我們的導師Simone說，“如果你仔細閱讀聖經，你會發現聖經是根據人類認識的上帝寫成的。只有一個，他創造了地球。似乎有人認為地球是唯一的世界，一切都圍繞著它。因此，當我們發現地球以外的世界時，它會粉碎我們的固有知識。一些反對科學的人認為它否認了上帝。事情可能會這樣衝突。”

“我同意，但我能想到更多的理由，” Athena說，“對我來說，更大的問題是它可能會淡化上帝的角色和形象。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是強大的，無所不知的。既然他是異種，就奪走了這個元素。我的意思是，如果上帝在技術上是一個外星人，那麼誰創造了上帝的問題就問得更明智了。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現在說他是外星人打破了這個想法。我不喜歡認為我們的上帝在遠遠超出這個範圍時只是一個生命體。我也會為此責怪人類。我的意思是，我們實際上還沒有看到一個活著的外星人，所以我們有我們的想像力。他們都是醜陋的東西，活著的時候攻擊我們，死了的時候讓人不寒而栗。許多文化作品還會描繪他們入侵地球。我們對上帝所知之甚少，我們對外星人也所知之甚少。當我們將這些聯繫在一起時，我們可能會對上帝產生刻板印象。然而，我的觀點是，不管神是怎樣的，我們只需要相信福音和耶穌的寶血，僅此而已。畢竟，外星人只是文化的描繪，但我們的上帝是活生生的。”

看到沒有其他人回應, Zedekiah結束了這個話題。“今天的電影只是為了分享。但我同意 Athena。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我們的上帝, 真正去讀聖經。否則, 我們可能會被世界及其所有描述所擺佈。對我來說, 只要我們是基督徒, 上帝是否外星人並不重要。”

星期天晚上, 我和Zedekiah一起回宿舍。當我拍卡並打開門時, 我進去了, Zedekiah也進去了。

“這裡死氣沉沉,”Zedekiah 評論道。

確實是死氣沉沉, 窗戶緊閉, 空調開著, 但還不夠涼爽, 不能讓人感到舒服。芫茜開始腐爛。收音機在後面播放。Bobby 正在看著 Zedekiah, 不確定他是否討厭這個評語, 或者他不知道 Zed 在說什麼。

“我喜歡芫茜。如果你需要新的, 我有一袋子,”他告訴Bobby。

“好吧,”我評論道, 想起了和他在一起的時光, “但是芫茜是用來吃的, 不是用來放的。”

一旦我放下自己的袋, 我就和Zedekiah一起走了。很快, 我們從我的房間走到他的房間。

“我的意思是, 誰能忍受呢?”我向Zedekiah抱怨:“窗戶關著, 收音機開著, 到處都是臭蔬菜。哦, 對不起,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不喜歡聞它們。”

Zedekiah 坐在他的椅子上, 我坐在對面, 注意到電結他。

Zedekiah 說, “好吧, 至少你的室友不會在午夜舉行跨房間搖滾音樂會, 或者在三點之前大聲玩電子遊戲, 然後在半夜說夢話。”

“天啊, Zed, 你睡得好嗎?”

Zedekiah 說，“幸運的是，我對聲音沒有那麼敏感。而且他們一般都不在這裡睡。但是 Jon，你的太奇怪了。我不是說Alex，他只是坐在那裡。但是關上窗戶？如果你不告訴我，我會懷疑他來自另一個星球。”

“好吧...”

“還有 Jon，你有沒有看過他洗澡，或者看到他洗澡的證據？”

“我見過 Alex 洗完澡後渾身濕透。但是該死！真的沒見過Bobby濕透了，”我說。

“那我可能是對的！你有沒有聽說過外星人，他們不能接觸水。因為可能會融化。”

“那些一定是非常獨特的外星人，”我說，“他們叫什麼名字？”

“從不打開窗戶的...窗口.....窗口.....窗口怪人！”

“窗口怪人！勇，這個名字不錯！我必須告訴Alex，”我說。

“等等， Jon，我不認為說Bobby是外星人是荒謬的，”他說。

“他甚至不叫Bobby。他的學生證很奇怪。我根據他的代碼 80667 紿他起了這個名字。”

我說。

“Jon，我的意思是，如果太空旅行是一回事，Bobby可能來自另一個星球，而我們並不知道。讓我們嘗試一些實驗，來刺激他。”

“等等，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問他？”

Zedekiah 說，“外星人，不管意圖如何，並不會暴露自己。這樣他們就可以殺死我們，或者獲得情報來入侵我們星球。”

“你最近看過什麼電影？”

“你不覺得他也像外星人嗎？臉色蒼白，四肢纖細，”Zedekiah 說。

“當然。但我們甚至從哪裡開始呢？”

Zedekiah 說，“嗯，他從不洗澡，他關上了所有的窗戶。我有幾個想法。”

星期二晚上, Bobby碰巧不在。所以我聯繫了 Zedekiah, Meander 和我在一起。

“Jon” Meander拿起水桶, “我不喜歡這樣。這是欺凌。”

“我們不是在潑他, 而是一個小實驗,”我解釋道。“而且, 如果他不是外星人, 他大多不是外星人, 那就沒有事。”

當我正在弄濕毛巾時, Meander走到Bobby的書桌前, 盯著一摞紙。

“我以前沒見過這些。看!”她給我看了一本簿。

它不是英語, 它沒有曲線。不是中文的, 太精簡了。它不是希伯來語, 不似希伯來語。它幾乎完全由直線和一些圓圈組成。語言學會研究一些東西。當我們被這些話迷住時, Zedekiah喊道,

“可以……有人願意幫忙嗎?”他正在舉起一盆巨大的植物。我沖向他, 抬起另一邊。

“這個是怎麼回事?”

“好吧, 因為他正在關上窗戶並且對氧氣水平不滿意, 放……哈! 這可能會增加氧氣並暴露他的身份。”Zedekiah說話時, Alex正在摸葉子。

“來吧,”Zedekiah說, “我還有一個在電梯大堂等著。”

“你是怎麼帶著這些通過保安的?”Meander問道。

正當他要解釋的時候, Athena在他身後, 她打斷了他,

“Zed, 把這些還給校園園丁。”

“你啥意思?”Zedekiah抗議道: “這行得通。”

“你這個白痴,”Athena扇了他一巴掌。“樹木只在陽光下進行光合作用產生氧氣。在夜間或室內, 牠們像我們一樣呼出二氧化碳。你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來, 拿著這個。”她遞給他一個銀罐, “這些是氧氣罐。這些更好。”

“哇!”我拿了一個罐, 吸了吸嘴, 然後我為我的大腦再次活躍而歡呼。

“來吧，Alex，” Meander在自己品嚐了一個後，將另一個遞給Alex，“這比Sapient Sabre更美妙。”

Alex吸了一口，他的眼睛第一次亮了起來，

“這……這……太棒了！”

“嘿，給我留一口，” Zedekiah喊道。

“你們，” Athena說著，“你們用完了……”她看著她的袋子，拿起一個，“哇哦耶！”

突然間，整個房間都很high了。真的很high。我們實際上並沒有注意到Bobby站在門口，被這個場景嚇呆了，已經除下面罩。

“Jonathan，哈哈，就是現在！” Zedekiah喊道。

我用一塊濕布在他臉上拍了拍。他突然從微白變成微紅。他抓起一塊乾布，迅速擦了擦臉。

“你在做什麼？”他痛苦地尖叫。

“以為你渴了，” Zed一臉茫然地說。

“不是水。我不能大量接觸 aqua，” 他朝任意方向衝刺。

然後他聞到了氧氣的味道，變成了淡淡的綠色。他屏住呼吸，直到他再次臉色蒼白。

“所以說真的，” Athena回過神來，“你是究竟是什麼。”

“我想這很明顯，”他戴上面罩，“我不是來自這個世界。”

“你當然不是，” Meander說，“誰會同時對水和氧氣過敏？”

“你們發現了。我不是來自這個地球。事實上，我來自一個叫Cerulean的地方。或者就像你們地球人所說的那樣，Kepler 22b。”

“現在你已經揭穿身份了，你要把我們炸成碎片嗎？” Zed問道。

我補充說，“也就是說現在你的身份暴露了，你會像所有外星人一樣殺了我們嗎？”

“外星人殺死人類只是文化投射，” Alex建議道，“我想說，人類對外星人知之甚少。外星人是未知的。在許多電影中，人類將外星人描繪成入侵者。這種描繪是因為電影需要一個反派，而外星人似乎是最合適的。這就是為什麼Zedekiah認為Bobby會殺了我們所有人。但我們真的不知道。”

“等等，你來自一個叫做Cerulean的星球，” Athena說，“這在我們的語言中實際上是藍色的意思，也許是因為你的星球充滿了水。那你為什麼這麼怕水？作為當地人，你應該對水感到非常舒服。”

她有道理。

“我甚至不是我星球的本地人，” Bobby 說，“我是由我的母星製造的。不經意間，我墜入了這個世界。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皮膚不能接觸高濃度的水，但我的皮膚可以吸收水分來維持我的生命。我的腮不適合這個世界，因為氧氣太多會爆炸。我需要打開收音機，因為頻率令我舒服。”

“所以你和我一樣只是人工智能？” Alex問道。

“是的，McSheen先生。在某些方面我是人造的。看，我甚至不是Bobby，我是 80667。”

“為什麼你的語言以外星人來說如此流利？”我問。

“這很難解釋，” Bobby說。“但還不要讓太多人知道。我對這個世界了解不多。現在你能把這些丟掉了嗎？”

“哦，他指的是植物，” Zedekiah 建議道，然後我們走往植物，“別擔心 Bobby，我們也不想你被解剖。”

“最後一件事，Bobby，” Athena在跟我們走之前問道，“你相信上帝嗎？”

“上帝是什麼？” Bobby 問。

“不用管它，” Zed抓起一盆，“他會有時間解釋的。Jon，你抬起另一邊。”

所以我們把女孩們和Bobby留在房間裡，把植物還給宿舍園丁。

晚上，空調開足馬力。窗戶關上了，收音機正在播放柔和的聲音。Meander躺在我身邊。我不覺得我想睡覺。

“嘿，Meander，”我問，“你覺得窗口怪人怎麼樣？”

“Jon，”她看著Bobby的床，看著我，“把他當成人類和室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你說的是窗口怪人？”Alex醒了，“我喜歡這個名字。”

“是的，有點適合我。”Bobby說。

“我可以檢查氧氣水平，它是13%，”Alex報告說。

Alex和我隔著床對視一眼，然後我們轉向Bobby。

“嘿，我們的氧氣含量有點低。我有沒有機會得到你的許可才能打開窗戶？”

“不！”窗口怪人說。

初撰於2021年8月25日

譯於2022年4月7日

By The Sapient Sabre